

李德强 李德伟 著

舊
牖
殘
夢

舊
牖
殘
夢

舊
牖
殘
夢

★ 广西民族出版社
GUANGXI MINZU CHU BAN SHE

● 长篇小说

旧
牖
残
梦

● 李德强 李德伟 著

✻ 广西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旧牖残梦/李德强,李德伟著,一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5.9

ISBN 7-5363-5023-6

I. 旧... II. ①李... ②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5862 号

旧牖残梦

李德强 李德伟 著

出版发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地址 南宁市桂春路 3 号 邮政编码 530028)
发行电话	(0771) 5523216 5523226 传 真 (0771)5523246
E-mail	CR@gxmzbook.cn
责任编辑	张丹竹
装帧设计	西田工作室·雷西
责任校对	张 文
责任印制	姜为民
印 刷	南宁市广香印刷厂
规 格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6.8125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ISBN 7-5363-5023-6/I·1125

定价:2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引 子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天，湘江边上的某南方城市，阴霾密布，淫雨霏霏。老天爷似乎在为苦命的芳芳送行。

在芳芳的追悼会上，芳芳的母亲陈姨在伤心地哭泣，满脸沮丧的继父黄叔在一边安慰着妻子。一些亲戚朋友也在连声叹息，频频拭泪。峻峰的母亲一边安慰着芳芳的母亲，一边忍不住潸然泪下。

一群与芳芳年龄相仿的姐妹们也来与芳芳告别。尽管她们都穿着朴素的黑色服装，但在场的中老年人仍然看不惯她们那些习惯性的随意、轻浮的举止，有意无意地与她们保持着一定距离。

闻讯赶来吊唁的有街坊邻居、怀着同情心的路人、喜欢看热闹的猎奇者等，可谓络绎不绝。形形色色的人们的抽泣、叹息、怨艾和咒骂声，传达着他们对人间不平事的诅咒和对遭受不幸的弱者的恻隐之心。

灵坛正面挂着芳芳的遗像，两边摆着几个简朴的花圈和挽联。一对十分显眼的挽联随风飘动，字里行间浸透了与芳芳两小无猜的峻峰无言的血和泪：

恨秋风摧残幼苗，时运不利，同根同命，本该同乐，何为匆匆撒手离去？

祈春雨滋润仙草，天恩再度，一心一意，共戴一天，但愿早早回眸归来！

照片上的芳芳，二十多岁，天生丽质，细长的眉毛，黑褐色的眼睛，显得娴静而温柔、善良又多情。那略微带着几分忧郁的眼神，期待地望着远方，她还在期盼着她心爱的峻峰哥哥。

是的，她的心上人——峻峰此刻已经被刻骨铭心的痛苦所击倒，正在昏迷之中。也不知过了多久，他似乎有些恢复了，终于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可是，一看到床头柜上芳芳的照片，随即又陷入现实的悲哀。他久久地凝视着摆在桌上的芳芳生前的照片，他在照片上插上一朵自己亲手制作的小白花，轻轻地捧着照片吻着，泪水一滴一滴地滴在照片上。

他对着她的照片无声地流泪，倾诉着自己长久以来被压抑着的所有痛苦。他愤恨命运的舛错，斥责天理的不公，诅咒人情的势利，痛悔亲人的干预。

他不知道此时此刻芳芳的追悼会正在举行。由于他已经被悲恸折磨得痛不欲生，亲人们怕他受不了刺激故而没告诉他。的确，这些天来，他恍如经历了几个世纪，他看到一些人虚伪的眼泪，面对着芳芳母亲陈姨的哀怨……当然他对自己的软弱更是痛心疾首——如果当初他坚持与同病相怜的芳芳在一起，芳芳的命运就不会如此悲惨。峻峰觉得，芳芳是因他而死的。他一直深深地责怪自己，一想到芳芳那怨恨的眼神就感到无地自容。此外，同事、朋友异样的眼光，如潮水般涌来的闲言碎语也使他陷入难以应对的尴尬困境。

他站起身来，朝着对面的窗口，久久地凝视。他踉跄几步，想走出门，但终于由于浑身无力而倒在沙发上。他只能高举双手，声嘶力竭地对天呐喊：

“天啊！人们说你无边无际，拥有一切，可你为什么不能施舍给我多一点时间，让我与芳芳再多一点时间相伴，以弥补她所遭受的不幸？人们说你全智全能，裁判一切，可你为什么不能制止冷酷无情的病魔、死神，如此无情地将可怜的芳芳带走？人们说你宽宏大量，包容一切，可你为什么不能容忍我们这两个微不足道的小民平平安安地相伴相守？我们对你顶礼膜拜、诚惶诚恐；我们逆来顺受、与世无争；我们没有伤害任何人，没有任何贪念奢望，我们只是两

棵无人过问、默默无闻的小草啊！我们生时不能自由相爱，死别也不能真情相诉，还要忍受、躲避世俗的攻讦。你既然要惩罚我们，又何必让我们来到人世？你既然让我们降生，为什么不给我们以立足之地？为什么你对我们这样苛刻？为什么？！”

泪水模糊了他的眼睛，他和芳芳的一件件往事，一幕幕旧情浮现在眼前。

他努力回忆着和芳芳在一起的幸福时刻，回忆起过去两小无猜的欢乐，回忆起成长的烦恼，回忆起芳芳临终时对他的嘱托。他不相信芳芳已经永离人世，他觉得她近在咫尺，只是暂时的离别，他在泪眼朦胧中仿佛看到芳芳在向自己招手，他不由自主地伸手试图抓住她的手，但无情的时空旋涡却把她拉向冥冥之中……

这是南方某省城一条肃穆而气派的旧式老街，两百多米长。街道两边错落有致地坐落着几家中西结合式的私宅大院，井井有条，庄重肃穆。花岗岩铺砌的车道，人力车走过发出“吱呀吱呀”的单调声音。人行道上竖立的木制电线杆隔二十来米一根，夹在路旁的树木中相映成趣，像无言的卫士守护着与这变幻莫测的世道渐渐不相容的古道旧巷。

插着铁刺、玻璃片的围墙，环绕着一栋栋小楼，好像是要划出一个个与世隔绝的独立城堡。围墙内的小楼有着灰黑色的瓦铺盖的屋顶，屋脊上镶着古色古香的传统雕饰，白色的粉墙衬着酱红色的木窗和年久失修的屋梁支柱……一切似乎都在诉说着岁月的坎坷。

院内夹竹桃叶衬托着一簇簇水红色的花，朱红色的美人蕉、玫瑰色的月季花与皎白色的玉兰花交相争艳。从墙壁到屋顶上，茂密的爬壁藤不断向上攀附，伸出郁郁葱葱的新枝嫩叶，显示其不屈不挠的生气。一只壁虎从茂密的绿叶中探出头来，突然被什么惊动了，立即掉头钻入绿荫之中。一对雏燕停歇在屋梁上，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忽然它们高高飞起，直达蓝天，渐渐隐入白云之中。

峻峰家住在一栋独门独户的两层小楼里。从高高的围墙，漆黑的大门就不难看出这是一栋年久失修的旧式大户住宅，同时也隐约透出书香门第的风格。

走进门厅是天井，里面有一个精致的小水池，灵巧如少女的黛玉亭亭玉立，金鱼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弋。绕过正屋就是后院，那儿杂草丛生，青石板小路把厨房和杂屋连在一起，一些杂物零乱地堆放在墙边。

走上正屋台阶，推门而入，堂屋中间墙上挂着毛主席画像，两边贴着“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的对联，画像下面摆着一张红木雕花书桌，上面摆着用红绸带扎起来的《毛泽东选集》四卷本。

有意思的是，在右边一个不显眼的隐蔽墙角里，屋主人依然摆着观音菩萨的神龛，淡淡的烟云从香炉上飘过来。

左边的一个五屉柜上方挂着峻峰父亲的遗像——这是一位四十多岁的知识分子，戴着眼镜，困惑、忧郁的眼神从厚厚的镜片下透出。

峻峰的母亲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学教师，她留着短发，身着银灰色两用衫，有张清秀的脸庞，虽饱经风霜但不失其端庄气质。此时此刻，她正坐在毛主席画像下面的书桌边备课和批改作业。

峻峰是她最小的儿子，是个十五六岁、有几分气质的男孩。高高的个子，黑亮黑亮的头发下面是一张棱角分明的脸，深邃的两眼隐含着几分忧郁和被压抑的期望，挺拔的鼻梁、略微有些上翘的嘴角，给人一种不屈不挠、坚毅自信的感觉。此刻，他在与母亲相对的另一边做作业。他做完作业，伸了伸懒腰，对妈妈说：“妈妈，我出去走走。”

芳芳家住在峻峰家对面的一栋木泥混砌的两层楼里，与峻峰家窗口对着窗口。也许是因为住户太多，不堪承受的缘故，八九间大小不一的房间，门窗都有些变形了。几家家境艰难的小户人家正在忙忙碌碌地做着家务活：有的在生火，有的在做菜，有的在洗衣，有的在挑水，还有无业游民喝酒抽烟、嬉笑怒骂……喧嚣声此起彼

伏，油烟气四处弥漫。

楼下门口，房东老太太正在悠闲自在地抽水烟壶，一道白色的烟雾从铜质的烟壶口升起。她身边的墙上贴着一张告示，上面写着：本宅有房出租。

芳芳是陈姨与前夫生的女孩，她是一个十三四岁、天生丽质的小姑娘，白皙的皮肤，乌黑的秀发，俊俏的脸蛋，一双水汪汪、黑幽幽的大眼睛，两排长长的睫毛，笑起来有一对迷人的酒窝，她扎着一把马尾巴辫子，文静而能干，见人有些腼腆。

此刻她正在手脚麻利地收拾房间。一会儿，她将几件衣服放在洗衣盆里，下楼出门洗衣。

芳芳来到街边的一块四方形凹处，那里有一口井，四周有传统花岗岩雕砌的围栏。

芳芳放下洗衣盆，打上来一桶水准备洗衣服。她蹲下来，感到长衣袖不方便，于是脱下外衣，只穿件粉红的确良衬衣，随手将外衣放在井边的隔栏上。

一个穿喇叭裤、蓄长发、留着日本式短胡子的小青年正好路过，看到芳芳有些汗湿的衬衣中隐隐约约露出文胸吊带和洁白的肌肤，顿时一脸淫笑，惊喜地停下来：“这妹子好靓！”

芳芳吃了一惊，抬头一看，见是一个流里流气的青年，心里有点慌：“你是谁？我又不认识你，你要干什么？”

那小青年嬉皮笑脸地：“哈哈，连我都不认识？哥们是南门口的庆哥。小妹仔好靓，有男朋友没有？哥们跟你谈朋友，怎么样？今晚上约你去看电影。”

芳芳低着头，不理他，继续洗衣服。

那小青年凑近芳芳，从蹲着的芳芳的领口偷窥着芳芳半露的乳胸，淫笑了一声，他四下看看没有人，突然，伸手在芳芳胸前摸了一下。

“啪”的一声，峻峰不知什么时候赶来了，正好碰见那小流氓调戏芳芳，气愤地冲上去，甩了一记响亮的耳光：“流氓！大白天竟敢耍流氓！”

那小流氓捂着脸，退了几步，见是一个文诌诌的学生，顿时大怒：“他妈的！你不想活了，敢搅了老子的好事！”说完，朝峻峰冲上来，一把抓住峻峰的衣领，几拳打了过来。

峻峰脸上挨了几拳，鲜血顺着面颊流下来。他被激怒了，不顾一切地再次冲上去，两人在井边扭打起来。

芳芳急得大叫起来：“抓流氓！流氓打人啦！”

这时，正好芳芳的继父黄叔和母亲陈姨回家，听见芳芳的喊声，立即赶过来。

黄叔是芳芳的继父，四十多岁，方脸平头，身上有些油腻的工作服敞开着，一看就是个带有几分江湖习气的打工者。

今天他刚刚喝了几两酒，见那小流氓竟敢欺负到自己门上来了，不由得怒从心头起，大喝一声：“呸！你小子也不长眼，竟敢欺负到老子家里来了。”他没好气地一把将那小流氓拎起来，朝路边扔出去。

街上邻家几个与峻峰、芳芳经常在一起玩的孩子程宗强、洪贵宝、邓亚仁也闻讯赶过来，大家跟着拍手称快。

那小流氓爬起来，见形势不对，赶快踉踉跄跄地跑了。

芳芳掏出手帕给峻峰擦血。

陈姨是芳芳的亲生母亲，三十多岁，是一个面貌姣好、风姿绰约的少妇。她性格外向，衣着整洁、合身，留着漂亮的发式。这时她也赶紧过来，拉着芳芳，问道：“芳妹子，怎么回事？”

芳芳感激地指着峻峰告诉母亲：“妈妈，刚才那个流氓欺负人，好在峻峰哥及时赶来。”

陈姨万分感慨地长叹一声：“你从小就命薄多事，多亏峻峰经常关照你，还不快谢谢峻峰。”她转过脸问峻峰道：“你妈妈还好

吗？”

峻峰很有礼貌地回答道：“妈妈身体还好，就是整天忙不停。”

陈姨叹了一口气，一边轻轻地抚摸着芳芳的后脑勺，一边指着峻峰说道：“唉，芳妹子，你和峻峰都是命苦的孩子，小小年纪就吃了不少苦。我们两家同病相怜，也是前世有缘啊。哟，时候不早了，我们得回家收拾家务活了，等有空的时候，再来看你妈妈。”

她一边道别，一边拉着芳芳和黄叔往回走，进门时，又回过头来，见峻峰还在发愣，于是叫道：“告诉你妈妈，没事过来坐坐啊，峻峰。”

峻峰进屋见妈妈已经改完作业，就顺口说道：“妈妈，现在的社会秩序真是糟透了，光天化日之下竟有流氓欺负女孩子。刚才有个小流氓欺负芳芳，正巧被我碰见了，黄叔和陈姨他们也赶过来，狠狠教训了那小流氓一顿。”

峻峰的母亲是一个端庄大方的传统型知识分子，听到芳芳被人欺侮，立即担心地问：“芳芳怎么样，没事吧？”

“没有。好在大家同在一条街，都随时照顾得到。”

峻峰母亲放心了，随口问道：“陈姨和芳芳她们都好吧？”

峻峰点点头：“还好，只是芳芳的身体弱，每天要做那么多事，恐怕吃不消。”

峻峰母亲沉思良久，脸上呈现出伤感的表情，说道：“唉，芳芳爸爸和你爸爸是好朋友，原来两家是经常来往的。她爸爸去世后，陈姨与她黄叔结了婚，芳芳就一直跟着她爷爷过，我们两家的来往也少了。芳芳这孩子从小就命苦，体弱多病，我心里也经常惦记着。如今，芳芳她爷爷又去世了，她无依无靠的，也就只能回到她妈妈身边了。听说她的继父不喜欢她，她妈妈为此还与她继父吵起来了，但吵归吵，日子还得过。她妈妈身体又不好，家里所有的家务事只有芳芳做，她的日子很难的，你可是要像亲哥哥那样好好照顾

她，我们本是同病相怜。”峻峰母亲站起身，从衣箱里找出几块衣料，递给峻峰：“你把这几块布料送给她，让她做几件衣服，十多岁的姑娘了，怎么说也要讲究点，不能穿得太不像样了，都上中学了。”

峻峰懂事地点点头，拿着衣料走了。

峻峰的母亲目送儿子走出门，回到座位上，想要看看书，但却无法静下心来。她自言自语地说：“我怎么啦？坐立不安，眼皮也跳起来了，怎么好像要发生什么事似的？”她走到窗边，看着对面，陷入了回忆，“一晃快十年了……”

二

峻峰的父亲与芳芳的父亲都是世代书香子弟，解放前同在湘南大学就读，是同窗共读的好友。峻峰的爸爸是中文系的才子，毕业后留校在中文系当了教授。芳芳的父亲读的是经济系，后来继承祖业经商。他们年轻时也是满腔热血，耳闻目睹国破家亡、民不聊生的现实，打心眼里拥护共产党。他们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拥护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两人经常在一起高谈阔论，针砭时弊，互相视彼此为知音。

峻峰的父亲研究文学，平时常与一些文人骚客往来，可谓“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他年轻时深受船山学派影响，好评论时势，抨击流弊，信奉“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传统，主张读书人“进则兼顾天下，退则独善其身”。据说，省城高校有次集会

庆贺双十节，一位主张“不谈党派主义，只问科教救国”的数学教授请其致辞奏兴，才华横溢的他提笔一挥而就：

无题

既没有正负，
也没有真误，
都是同样的一。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只有在厕所里——有一圈百家争鸣的屁。
1 2 3 4 5 6 7，
不知是数学符号，
还是音乐旋律，
都从一个鼻孔里拥挤，
喋喋不休，永无休憩，
刚要清醒，
又沉入梦呓。
地球还在转吗？
为什么没有朝气？

众人拍手叫绝，都说真是点睛之笔。

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战争前夕，峻峰的父亲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民主统一战线活动，在他的影响下，芳芳的父亲也日趋进步。

芳芳的父亲是个为人正直的儒商，祖上也很苦，后来在做学徒时，由于勤学苦练，学了些本领，自己琢磨研制成功一台制鞋机，开创了省城的制鞋业基地。他家在省城著名的商业区有自己的店铺，

是当时闻名遐迩的民族工商业者。到芳芳的父亲时，家业由于日本侵略中国，省城遭大火，几乎被毁。还是芳芳的父亲克勤克俭、节衣缩食，终于使家业中兴。

有一次，峻峰的父亲得到毛泽东的新作《新民主主义论》，阅读之后，激动地向老同学推荐说：“我父亲曾参加船山学社听毛泽东先生讲共产主义，极为佩服，他曾说若干年后，此公必是引领中国振兴中华的领袖人物。今天读了毛泽东先生的《新民主主义论》，真是字字珠玑，振聋发聩，令人佩服之至，感动之至。这才是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切实可行的纲领。”

芳芳的父亲也慷慨激昂地响应：“是啊，国民党现在完全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必将被人民推翻。我看蒋介石的日子不会很长了，共产党很快会坐天下的。我相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建设好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我们工商界人士也可以放心大胆地为发展民族工商业出力了！”

没过多久，由于程潜将军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起义，省城得到了和平解放。当群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城时，峻峰父母亲与芳芳父母亲也都兴高采烈地在其中摇旗庆贺。

新中国建国后，他们更加积极地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各项运动，峻峰的父亲担任了校中文系系主任。芳芳的父亲在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支持下，也将祖传的家业做强做大了，成为当地发展经济的明星，加入了工商联。到社会主义改造时，芳芳父亲的公司接受公私合营，以后一步步逐渐转成国营企业。

芳芳的母亲陈姨因为年轻靓丽、活泼开朗，加上经常陪伴丈夫应酬交际，故而在当地颇为知名。

20世纪60年代初，陈姨怀上了芳芳。临近生产的时候，陈姨由于妊娠中毒，全身浮肿，步履艰难，住进了医院。有一天曾一度昏

死过去，脸无血色，气若游丝。医院竭尽全力抢救，已经束手无策，只得下了病危通知书。

当时芳芳的父亲不过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由于没有经验，一时急得两手相搓没了主意。正在不知所措之时，峻峰的父母亲得到了消息，赶紧来医院看望。眼见医生想尽一切办法，没有效果，峻峰的母亲突然想起自己的朋友，宁福寺的水清师太。

那水清师太也是前清名门闺秀，由于家道中落，父母早亡，无依无靠，又为恶人相逼，年轻时即看破红尘，遁入空门，潜心修炼，终于精通阴阳之术，在三湘四水一带，甚为有名。师太平时深居简出，非贵人至友相求，难得一睹慈颜，但与信奉佛教的峻峰母亲交情甚笃。

听小尼姑报告峻峰母亲来访，师太连忙起身出迎，她拉着峻峰母亲的手问候：“好久没有见你了，今天如何得空来寒舍一坐？”

峻峰母亲急得也顾不上客套，赶紧说明来意：“小事哪敢惊动大驾，今天是来请仙姑奶奶救命的。我的一个好朋友难产，请您老人家求求菩萨，算个卦，给个仙方吧。”

师太听罢缘由，点燃一炷香，跪在菩萨前，口中念念有词地祷告。随后，拿起卦筒，卜了一卦，打开看了一眼，沉思良久，最后递给了峻峰母亲，说道：“这孩子要好好照看才是。”

峻峰的母亲接过一看，只见卦词写道：

一树同生两苦瓜，
三心共护四时花。
年逢五鬼多乖语，
命坠六煞挂白纱。
泪洒七夕吧(八)女恨，
情歌九曲怡(一)心茶。

三更梦醒辰申子，
十载缘同我你他。

峻峰的母亲困惑地说：“我是俗人，看不懂这卦词的意思，还麻烦师太点拨点拨。”

师太微叹一声，流露出悲悯的口气：

世道多殇事，
佛门不仲裁。
万象归虚缈，
一心释往来。

说罢，又给峻峰母亲开了一道秘方，嘱咐她回去之后给病人服下，随后，道声“阿弥陀佛”，便闭目静坐，不再答话。

峻峰的母亲见如此情形，有些诚惶诚恐，揣摩着也许是天机不可泄露的意思，只得告辞。

峻峰母亲一回来，立即按照师太教导，让人给芳芳的母亲服了药。过了几个时辰，便见她脸色返红，气脉回转，人也慢慢清醒过来。

几天后，芳芳的母亲临产了，她在产床上痛苦地挣扎着，医生和护士们手忙脚乱地围在产床边。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护士抱着一个白皙细嫩的女孩出来，陈姨的丈夫高兴地看着，笑得合不拢嘴。

又过了几天，芳芳的父母亲抱着芳芳到峻峰家来拜访，峻峰的父母亲热情地将他们迎到客厅坐下，闲聊起来。

峻峰的父亲问道：“这孩子叫什么名字？”

陈姨的丈夫随口答道：“我们想了几天，也没有想出好名字。你是大学问家，就给取个名字吧。”

峻峰的父亲听罢，也不推脱，便说道：“出生遇险，幸得仙方仙草护命，逢凶化吉，又是女儿，不妨叫芳芳吧。”

芳芳的父亲听了，连声叫绝：“大家之言真是不同凡响。既谐音为‘方’，又会意为‘草’，更有象征‘女儿’之秀美，叫‘芳芳’真是绝妙。”众人都拍手叫好。

芳芳的父亲大发感慨：“这次芳芳她妈死里逃生，还真是多亏宁福寺水清师太的秘方，她给孩子算的卦也很值得玩味，我总觉得有些玄机。”他拿出那张卦贴给峻峰父亲看。

峻峰的父亲看了之后，沉思良久，说道：“老同学，我们两人情同手足，看来也感应了天神。按这卦词的意思，似乎我们应该约定个儿女亲家才是。如果你不嫌弃我家清贫的话，就让芳芳长大后嫁给我家峻峰吧。”

芳芳父亲一听，十分高兴，当即赞同：“世兄教子有方，家风严谨，远近谁人不知？若果真能与你家结为亲家，那可是我家的造化，我当然高兴。”

两家随即兴高采烈地定下了儿女的终身大事。随后，一起摆了一桌丰盛的宴席，大家热热闹闹地庆贺了一番。

那时候，峻峰与芳芳两家经常互相走往，峻峰和芳芳也常在一块玩。遇到吃饭时间，他们一同吃饭，峻峰还常喂芳芳吃饭，两人就像兄妹一样。每到这时候，峻峰和芳芳的父母在一旁看着这两个小宝贝，相视而笑。

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全国开展反右派运动。以峻峰父亲向来耿直的个性，他对当时逐渐滋长的流弊积习有些看法，经常发表一些不顺从“歌德派”节拍的言论，加上不会奉承人，于是，在这个被扩大化了的运动中，峻峰的父亲“按比例”被定为右派。“不识